

艺术修养基础

李子恺 ■ 著

文艺出版社

丰子恺 ■ 著 丰陈宝 ■ 校订

艺术修养基础

湖南文艺出版社

艺术修养基础

丰子恺 著

丰陈宝 校订

责任编辑：周爱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57,000 印数：1—6,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2396-x}{\text{I} \cdot 1793}$ 定价：1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上编 艺术总说

第一章	艺术的学习法·····	(3)
第二章	艺术的种类·····	(13)
第三章	艺术的性状·····	(19)
第四章	艺术的形式·····	(23)
第五章	艺术的内容·····	(28)
第六章	艺术的创作·····	(33)
第七章	艺术的鉴赏·····	(39)
第八章	艺术的起源·····	(48)
第九章	艺术的效果·····	(52)

中编 绘画(附书法)

第一章 绘画的种类	(61)
第二章 绘画的工具	(66)
第三章 绘画的学习法	(82)
第四章 形体的描法	(86)
第五章 色彩的描法	(98)
第六章 构图法	(114)
第七章 图案法	(121)
一 单位模样画法	(121)
二 广告图案画法	(125)
第八章 漫画	(133)
第九章 中国画与西洋画	(139)
第十章 中国画简史	(142)
第十一章 西洋画简史	(146)
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	(146)
二 十九世纪西洋各画派	(148)
第十二章 书法略说	(160)
一 中国字的特色	(160)
二 书体的变化	(161)
三 历代书法大家	(163)
四 碑帖的学法	(165)
五 笔的用法	(166)
六 行间与装法	(168)

下编 音乐

第一章 音乐的种类	(173)
-----------	---------

第二章	音乐的学习法	(176)
第三章	读谱法	(181)
第四章	唱歌法	(191)
第五章	风琴与钢琴的奏法	(198)
第六章	小提琴的奏法	(207)
第七章	口琴的奏法	(215)
一	口琴的种类	(215)
二	口琴演奏的姿势	(215)
三	口琴的乐谱	(216)
四	口琴的音阶	(218)
五	单音的奏法	(219)
六	伴奏加入法	(220)
七	重音奏法	(221)
第八章	近世音乐简史	(223)
一	古典派音乐	(223)
二	浪漫派音乐	(225)
译名表		(229)
校订记		丰陈宝 (236)

上编 艺术总说

第一章 艺术的学习法

学过了几何,再学三角;学过了物理,再学化学,都是更进一步,再多学一种学问。只要更多出一点心力,或者更多费一点时光,就可以成功。但学过了别的学问,再学艺术,情形就不同;不是更多出力或更多费时,就可成功的。学了别的东西之后,再学艺术,须得心中另“换一种态度”,才有成功的希望。所以讲艺术学习法,先讲艺术内幕的事是徒劳的,必须先请学者^①懂得“换一种态度”的方法。

世间有“真,善,美”三个真理。人生便是追求这三个真理的。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人生必须学艺术,便是为求人格的圆满。真,善,美,这三者,互相关联,三位一体;但是性状完全不同。譬如这里有一株树,我对着它,可有三种态度。第一,心中想起这是什么树,在植物学中属于何类,以及这是谁人所植,谁家所有的。这时候我所用的心,是心的“知识”方面。第二,心中想起这树上可收多少果实,树干可作多少器具,我打算来采伐它。这时候我所用的心,是心的“意志”方面。第三,心中全不想起上述的事,而只是眺望树的姿态,觉得它是秀美的,或者苍劲的,或者婆婆的,或者窈窕的。这时候我所用的心,是心的“感情”方面。前面所谓“换一

^① 学者,在本书中指学习者。——校订者注。

种态度”，便是用心时换一个方面的意思。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心的“知识”和“意志”的时候居多。譬如出门办事，要察看时候，要辨别路径，要计较是非，要打算得失。所用的心大都是心的“知”和“意”两方面，难得用感情去欣赏事物。习惯了这种日常生活的人，学艺术的时候也就这样用心，那一定学不成功。因此我现在特别提出这态度的问题来，教学者注意。诸君要学艺术，必须懂得用“情”。不要老是把心的“知”和“意”两方面向着世间。要常把“情”的一方面转出来向着世间。这样，艺术才能和你发生关系，而你的生活必定增加一种趣味。譬如你出门办事，专门用心于察看、辨别、计较和打算，你的生活太辛苦而枯燥了。偶然坐下来休息一下，对着眼前的花草风景天光云影欣赏一下，心里便舒畅些，元气也充足了。艺术对于人生的慰安，即在于此。故能应用感情，可免生活枯燥。世间有些人利欲熏心，有些人冷酷无情，有些人形同机械。这都是缺乏艺术趣味所致。他们有时也玩艺术品，但不懂得感情的用法，故与艺术实在毫无关系。

感情怎样用法？可就眼睛、耳朵、心思三方面分别说明。因为重要的三种艺术，绘画，音乐，文学，是用这三种感官去领略的。

一、眼睛的艺术的用法：造物主给我们头上生一双眼睛，原是教我们看物象的。但他曾经叮嘱我们：“要用眼睛看物象的本身，又看物象的意义！”小孩子出生不久，分明记得这句话，看物象时都能够注意其本身。后来年纪长大，便忘不了上半句，不看物象的本身，而转看物象的意义了。学艺术便是补充这上半句的。诸君都听见过《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吧。（大意

是：有一个皇帝，要做新衣，雇织工来织布。织工说，我织的布，非常神妙，没有道德的人看不见，道德高尚的人才看得见。皇帝相信他。皇帝派大臣去看，大臣看见布机上并没有布，织工只是空装织布的姿势。但恐怕别人说他没有道德，假意称赞布很美丽。皇帝自己去看，也看不见。但也恐怕没有道德，也假意称赞布的美丽。后来布织成了，衣做成了，织工拿来给皇帝穿。皇帝明明看见是空的，假作欢喜，穿了出去巡游。民众明明看见皇帝裸体着，但都怕自己没有道德，大家假意称赞新衣的美丽。直到后来，有一个小孩子看看皇帝，喊道：“皇帝裸体着，并没有穿衣！”被他说破，于是大家才觉悟了。)大臣民众为什么都说假话呢？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半句，看物象时但看其意义，以为这裸体必须假定为有衣服的，故应该说有衣服，就不见裸体的本相了。小孩子为什么能够说破皇帝的新衣的虚空呢？就为了不忘记上半句，能够看见物象(裸体皇帝)的本身的原故。现在世界上，生着眼睛而不能看见物象本身，与那些大臣民众一样的人很多。艺术教养，就好比小孩子的说破。可知学习艺术，眼前能见一种新鲜的光景，实在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由上述的故事，可知“看取物象的本身”，便是眼睛的艺术的用法。倘嫌上述的故事太稀奇，不妨举日常生活的实例来说。譬如一只茶杯，你看见但想“这是盛茶用的器皿，这是我所有的，这是几毛钱买来的”等，你便忘记了造物主叮嘱你的上半句，而只记得下半句了。换言之，你的眼睛便是不懂得艺术的用法的。还须得能够静静地观赏茶杯，看它的形状如何，线条如何，色彩如何，姿态如何，才是看见茶杯的本身。又如一把椅子，你看见了但想“这是坐的家具，这是红木制的，

这应该放在客堂里，这要谨防偷盗”等，也是忘记了上半句，不懂得眼的艺术的使用法。还须得能够观赏椅子，看它的形状，线条，色彩，姿势，才是看见椅子的本身。如前所述，看见树木，只想“这是什么树，在植物学中属于何类，是谁所植，树上可收果实多少，树干可作多少器具，我打算怎样采伐它”等，此人也没有看见树木的本身。

看见物象本身有什么好处呢？浅而言之，大家能够看见物象的本身，世间的工艺美术一定会大大地进步起来。只因多数人只讲实用，茶杯但求盛茶不漏就好，椅子只要是红木的便贵，对于形式的美恶全不讲究。于是社会上就有许多恶劣的工艺品流行，破坏人生的美感。常见好好的瓷器，只因样子塑得不好，花纹描得难看，而给人恶劣的印象。好好的木器，只因形式造得不好，漆饰涂得难看，而引人不快的感觉。都是为了多数人看不见物象的本身，因而工业者忽略美术的研究所致。进而言之，吾人对物象能看其本身的姿态，眼前的世界便多美景，我的心便多慰乐。所谓“美的世界”并非另有一个世界，便是看物象本身时所见的世界。古人咏儿童诗句云：“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对着一一种境地心能够常定。便是说对着物象能够撇开其意义而看见其本身的意思。逢着人说出自话来会新鲜。便是说看见物象的本身，故能说别人所不能说的话。“皇帝裸体着，并没有穿衣”，便是“逢人语自新”的一例。

可知要学艺术，必须懂得眼的艺术的使用法，即必须能见物象的本身。但最后我须得声明：我劝你看物象的本身，并非劝你绝对不要想起物象的意义，而仅看其本身。我是劝你不要忘记造物主所叮嘱你的话：“要用眼睛看物象的本身，又看

物象的意义。”看物象的本身能发现其美,看物象的意义能发现其真和善,真善美三位一体,不能分割。好比一个鼎必须有三只脚,方能立稳。缺了一只脚,鼎就要翻倒的。

二、耳朵的艺术的用法:造物主给人头上造一双耳朵,教人能听。当时也有一句话叮嘱人:“要用耳朵听声音的本身,又听声音的意义!”但人们老是忘记了上半句,而单记住下半句。听见一种声音,但问这是什么声音。是敌机声么?赶快逃进防空洞!是风声么?可以放心。是喊救火么?赶快搬东西!是喊摆渡么?可以放心。这样的听觉生活过惯了,遇到声音总是追求其意义,就从此听不见声音的本身了。凡美必是事物本身的表现。故音乐艺术必是声音本身的表现。听不见声音本身的人,就不能学习音乐。唱起歌来像说话或叫喊一样,听见音乐先问这是什么歌,便是不解声音本身之故。故耳朵的艺术的用法,是听声音的意义之外,又听其高低、强弱、长短和腔调。风声、水声没有字眼,你要能在它的高低强弱长短里,听出一种情味来。反之,说话有字眼,你却要能在字眼之外听出一种腔调来。——好比不懂英语的人听英国人说话,不解其意义而但闻其腔调。这等便是听取声音本身的练习。练习积得多了,听见没有字眼的声音便似听见说话一般,能在其中感到一种情味,音乐艺术便可学成了。据传说,希腊黄金时代,艺术最发达的时代,其人民听讲演,对于讲演的音调,比讲演的意义看得更重。话未免夸张,但艺术教养深厚的人对于声音的敏感,于此可知。我国古代也有传说:孔子有一天立在堂上,听见外面有一种哭声,非常悲哀。孔子就拿琴来弹,其琴声的腔调和哭声相同。孔子弹完了琴,听见有人嗟叹。问是谁,原来是颜渊。孔子问颜渊为什么嗟叹,颜渊说:

“现在我听见外面有人哭，声音很悲哀，不但是哭死别，又是哭生离。”孔子说：“你何以知道？”颜渊说：“因为它像完山之鸟的鸣声。”孔子说：“完山之鸟的鸣声又怎样？”颜渊说：“完山之鸟有四个儿子，羽翼已经长成，将要分飞到四海去。母鸟送别他们，鸣声极其悲哀。因为他们是一去不返的。”孔子差人去问门外哭的人，哭的人说：“丈夫死了，家里很穷，将卖掉儿子来葬丈夫，现在同儿子分别。”于是孔子称赞颜渊的聪敏。这故事不知真假。但故事的意旨，无非是要说明声音本身（没有字眼）能够详细地表现感情。懂得耳朵的艺术的用法的人，便能从纯粹的声音中听出一种情味来。孔子称赞颜渊聪敏，他自己能用琴模仿这种哭声，可知比颜渊更聪敏。颜渊只能欣赏，孔子却能创作。孔子有一天听见子路弹琴，说他有杀伐之声，是不祥之兆。后来子路果然战死，被人斩做肉酱。可知他老先生的耳朵聪敏得更厉害。苏东坡的《赤壁赋》中写客有吹洞箫者，说“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能从声音中听出怨慕泣诉的情味来，其耳朵也很有艺术的修养了。

故要用耳朵来学习艺术，即要学习音乐，必须另备一种听的态度。不要专门听辨声音的意义，又宜于意义之外听赏其腔调。古代的隐士，欢喜住在深山中听松风声，听流水声。倘其人不解听赏声音的本身，实在毫无意味。今人欢喜赴音乐演奏会，听器乐曲管弦乐曲（没有歌词的音乐）。倘不解听赏声音的本身，便同不聪敏的隐士听松风流水声一样地苦痛。须知音乐是音的艺术，详言之，是音本身所表演的艺术。我们平时所唱的歌曲，有乐谱又有文字的，是音乐与文学（诗歌）的综合艺术，不是纯正的音乐艺术。这仿佛是一种合金，虽然也有用途，但论其质，不是纯正的金属。学习音乐，必须学习纯正的音乐，

即没有歌词而仅用音符表演的“器乐”（有歌词可唱的叫作“声乐”）。声乐不过是音乐中之一种，不能代表音乐本体的。器乐才是音乐的本体。要理解器乐曲，必须从听赏声音本身入手。但最后又须声明：我劝你听赏声音的本身，并非劝你听人说话时也不顾到话的意义，而仅听其腔调，弄得同外国人或聋子一样。我是劝你不要忘记造物主所叮嘱的话：“要用耳朵听声音的本身，又听声音的意义。”听声音的本身能发现其美，听声音的意义能发现其真和善。真善美三位一体，不能分割。好比一个鼎必须有三只脚，方能立稳。缺了一只脚，鼎就要翻倒的。

三、心思的艺术的用法：我们平时对于世间事物的思想与见解，总是求其真实而合理的。然而有的时候，真实合理太久了，会觉得枯燥苦闷；偶然来个不真实不合理的思想与见解，反而觉得有趣。这也是人的生活的一种奇妙状态。例如几个大人坐在室中谈话。谈的话都真实而合理。忽然有一个小孩子，到室中来游戏了。他把糕喂给洋囡囡吃；忽然又脱下自己脚上的鞋子来，给凳子的脚穿了。于是大人们都笑起来。这种笑，不是笑他的无知与愚痴，却是觉得这种生活的有趣，而真心地欢笑。欢笑得不够，大人们会蹲下来，模仿小孩子，向他讨糕糕吃。可见儿童生活富有趣味，可以救济大人们生活的枯燥与苦闷。耶稣圣书中说：惟儿童得入天国。从艺术上看，儿童得入天国，便是为此。但造物主怜悯大人们脱离了儿童的黄金时代之后，生活太苦，特为造出叫做“艺术”的一种东西来赐给他们，以救济他们的生活的枯燥与苦闷。故心思的艺术的用法，不妨说就是大人思想的儿童思想化。就是大人的回复其“童心”。

懂得真实地合理地观看世间事物的大人们，有时故意装

作不懂，发出小孩子说话似的见解来，便可成为艺术的“诗”。例如：一个女子自己划船去采莲，采到月出才划回来。本是一件寻常的事。但你不必这样老老实实地说。你不妨换一种看法与想法，把花月，看作人，想象他们都同这采莲女相亲爱，便可得这样的诗句：

来时浦口花迎入，采罢江头月送归。

那么一说，这一件寻常的事忽然富有生趣，这事实忽然美化了。我们明明知道这话不真实，不合理，是假意说说的。但我们不嫌其假，反觉其假得很好。又如两人将要分别，在蜡烛火下谈到夜深。也是一件寻常的事。但我们不妨换一种看法与想法，而这样地说：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好在蜡烛有芯，其油像泪，这诗句就更巧妙了。又如一个人坐在深山中的庵里，独自喝杯茶。这事实可谓简单，枯燥，寂寞之极了。但诗人能作如是观：

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

同类的事实，一个人独行荒山中，只有一只白鸟飞来叫了几声，其余无事。这也可谓简单，枯燥，寂寞之至了。但诗人这样说：

青山不识我姓氏，我亦不识青山名。

飞来白鸟似相识，对我对山三两声。

上面举的四个例，都是故意说假话。假的地方，都在把无情之物当作有情的人看。故可称为“拟人的看法”。这看法进步起来，有时变成荒唐。但好处也就在荒唐。例如在渭水上想念故乡，便说：“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仰望庐山，便说：“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

雾里，犹有六朝僧。”恨丈夫乘船出门久不归家，便说：“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把眼泪流在河里，要它带到故乡去。唐朝人说庐山上恐怕还有六朝僧。丈夫不回来，埋怨秦淮河同船。这种荒唐可笑的行径，简直同无知小儿的一样。然而这都是唐诗的杰作，流传到千年后的今日，还是脍炙人口。

还有一种小孩子看法，是把眼前事物照样描写，而故意说不合事理的话。可称为“直观的看法”。例如：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看见树后面的山中有泉水流着，便撤去树与山的距离，故意说泉水在树杪上流着。还有更不合事理的：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江，河，沙都会上天，流到白云之间。这些话更不合事理。但把眼前立体的景物当作一幅平面的图画看时，的确如此。

还有一种小孩子的看法，是故意装作不识大体，而讲些零星小事。而这小事却又能暗示大体。胡适之先生说这好比大树干的横断面，看见一片便可想象大树的全体。故不妨称之为“断片的看法”。例如：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